

文学批评：催化文学与思想的融合

Literary Criticism: A Catalyst for the Fusion of Literature and Ideas

蒋洪新 (Jiang Hongxin)

内容摘要：文学思想是文学与思想的相互契合与交融。通过文学批评，不仅能对文学创作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还将对文学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起到“隐性”的规范、制约和驱动作用。文学批评既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也需要注重方法论的创新。推进文学思想的研究，应克服文学批评泛化的现象，弘扬文学的纯粹性和人文性，并更加关注文学作品及其思想。文学思想研究，若不能感受文学创作显示出的思想倾向，不能把握文学主体的思想个性及其审美风格，也就难以准确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

关键词：文学；文学思想；文学批评

作者简介：蒋洪新，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iterary Criticism: A Catalyst for the Fusion of Literature and Ideas

Abstract: Literary thought demonstrates the resonance and interplay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deas. Literary criticism can not only exert a direct or indirect influence on literary creation, but also imperceptibly normalize, restrain, and drive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its generatio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a creative activity and purposive activity as well, literary criticism should also lay stress on the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literary thought, researchers are supposed to overcome the generaliz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promote the purity and humanistic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focus more on literary works and thoughts thereof. If researchers fail to apprehend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in literary works and to grasp the ideological uniqueness and aesthetic style of the literary subject, it will be hard for them to make sense of the main tide and momentum of literary thoughts.

Key words: Literature; literary thoughts;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Jiang Hongxin, Ph.D., is Professor at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jhxin@hunnu.edu.cn).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思想界”认为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遇、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文学界”则指责这些仅通过“有限的文学阅读”而轻率得出的判断的评价是片面的。好的文学必然是个体生命体验与社会语境的综合，折射的不仅是由各种文学手法构建的艺术世界，也关联了这个时代、历史和人类命运。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行寻幽探微之事，需对蕴含其中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一、文学与文学思想辨析

1、研究文学思想，不可不知何谓文学。

在古代汉语中，“文”有三义：一谓复杂，“物相杂，故曰文”。二谓有组织有条理，“五色成文而不乱”。三谓美丽，“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文之涵义如此，文学之定义亦有不同。狭义的文学，专指“美的文学”，是优美艺术的一种。所谓美的文学者，论内容，则情感丰富，而或不必合逻辑；论形式，则音韵铿锵，而或出于整比，可以被弦诵，可以动欣赏。广义的文学，则指六朝以来的文学。“文学”二字，始见《论语》“博学于文”，文指《诗》《书》六艺而言，各家各派之言也称之文学。钱基博则言，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2-3）。根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文学指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通常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文学是任何一种书面作品，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形式，或者任何一种被认为具有艺术或智力价值的作品。它的拉丁词根 *Litterura*（源自 *littera* 字母或书写）被用来指代所有的书面描述，尽管现代的定义扩展了这个术语，包括口头或口头的文本（口头文学）。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意义：现在它已扩展为非文字的语言艺术形式。根据体裁来分类，文学可以划分为小说还是非小说，是诗歌还是散文。它还可以根据小说、短篇小说或戏剧等主要形式来进一步加以区分；通常也可以根据历史时期或它们的某些美学特征或流派的不同而分类。

可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定义，文学概念往往随着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史哲往往是不分家的，那些有着很高文学价值的哲学与历史著作，均可归入文学的范畴，如《庄子》《史记》等，有的文学理论本身就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被广泛承认，如《文赋》《文心雕龙》

等，还有的则可能要在经历漫长的历史选择之后，才被公认为是一种文学形式，如明清小说等。而在西方文学界，文学的内容与语言往往是分开来研究的，尤其是进入 19 世纪后，由于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文学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受到后来的分析哲学影响，文学更是呈现出了语言学研究的片面趋势。那么，究竟依据什么来判定“什么是文学”或者“哪些作品可列入文学范围”呢？按照 Lena Rydholm 的看法，文学或文字作品是否属于文学范围是由某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环境中某人或某一派人在某一个时间地点凭他们的总体价值观点来判断（322）。用总体价值观点来判断文学性的有无，这也符合我国历代主流文学理论家们强调作品思想性的传统。

2、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及思想史。

关于思想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有诸种解释，总体而言，偏重于思想的外延解释，而对于其内涵仅停留于“引用性”的解释，缺乏对思想自身的思索和深层追问。如所谓“思想即理性认识”，皆引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来进行解释，并仅将其表述为“正确的思想来自于社会实践，是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而形成的”。显然，这样的理解过于简单了。钱穆先生《中国思想史》对思想与思想史作过一番精彩论述：

“佛经上说：有生灭心，有相续心。普通人心都是刹那起灭，一刻儿想这，一刻儿想那。很少能专注一对象，一问题，连续想下。相续心便成了思想。有些人能对一事实一问题，穷年累月，不断注意思索，甚至有毕生殚精竭虑在某一问题上的，这些便成为思想家。但宇宙间，人生界，有几件大事，几个大问题，虽经一两个人穷老思索，也获不到结论，于是后人沿他思路，继续扩大继续深入，如是般想去，便成为思想史。有些注意这问题，有些注意那问题，有些注意问题之这一面，有些注意问题之那一面。注意对象不同，思路分歧，所得结果也不一致，这就形成思想史上的许多派别”（1）。

其实，思想与哲学是有所区别的。哲学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哲学史必须是哲学家的哲学史，也就是以哲学家的思想或哲学流派为顺序，以体现历时的哲学思想的变迁。思想不一样，人人都有思有想，而且形成思想的话语、结构和体系都不一样，因此，思想史并不一定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也不以某个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为顺序。葛兆光先生指出，应该在一般意义上来理解思想及思想史，即“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这里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一些不言而喻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简明、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口常生活世界中对一切现象进行解释，支持人们的操作，并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葛兆光 34）。

如果把这个“一般思想”置于学术传统的视野之下，那么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即“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本文无意对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分野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只想说明，当代学界似乎有将学术与思想割裂来看的倾向，如果抛开所谓的专业偏好和情感立场，其实两者的差异鸿沟并不一定那么清晰。我也同意葛兆光先生的态度，要将思想史与学术史打通，正确看待和处理知识（knowledge）与思想（intellectual 或 thought 或 idea）的关系。简言之，我们要在历史过程中，从学术发展的知识背景以及支持思想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话语出发，来表述人们所掌握的有关宇宙与社会的知识或智慧。

3、文学思想的内涵和生成机理

将文学与思想两个关键词勾连起来，而不是简单组合而成，这是对理解文学思想的基本态度。文学思想不是文学与思想的简单相加，而是文学与思想的内在相互契合和交融。正如安德烈·纪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的那样：

“如果他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更有条理地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失去最好的东西了”（44）。纪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学家，可是这种哲学毕竟不是从概念上来的，而是在他的文学中呈现出来的。

“文学思想”有两种基本指涉。一指“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即文学作品是文学家观念和思想的直观呈现，如沃依·路易·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对美国清教主义、自由主义等的论述；二指“关于文学”的思想，是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具有较广泛的影响，或在当时影响甚微、而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对后世却具有较大影响，对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意识，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两方面在内。此外，文学思想也可能是“与文学相关的思想”，一般而言，文学总是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的兴替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较鲜明的文学价值选择倾向，并且常常给当时的文学创作以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所谓文学思想史，则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思想和观念意识的史的发展考察和论述（敏泽，《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5-9）。

文学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学的理性思考上，集中体现在对于文学的本质、使命、价值、内涵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言说上。除了体现出文学主体对于文学自身构成和发展现状的认识，文学思想也反映一个社会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形，而且深受后者的影响。因为某一具体文学思想的提出和演变，都有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作为背景，离开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其思想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敏泽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一书中指出：“文学本体之实践与运动所折射出的文学观是间接的文学思想；而对文学主体的批评所反映的文学观则是

直接的文学思想。从文学思想的生长而言，间接的文学思想固然在前而直接的文学思想在后，但是一旦文学创作成为无意有意的主体活动且成为批评的对象时，文学思想间接和直接的反映就汇合在一起，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依靠，相互发明，相互砥砺，有时泾渭分明，有时却又融汇混茫，汨汨滔滔一往无前，形成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特色的文学思想洪流”（8）。

敏泽先生从“文学思想”的生长机理出发，将文学观分作间接的文学思想和直接的文学思想，而且在时间逻辑上将间接的文学放在直接的文学之前，在内容逻辑上将两者视作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实际上，这里谈到了文学思想生成的两个机理：即所谓“间接机理”和“直接系统”。前者侧重从文学创作即文学本体之实践与运动出发，是由文学作品生成的文学思想；后者则侧重从文学批评即对文学主体的批评而呈现的文学思想。一旦将这两者汇合，就能对文学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起着“隐性”的规范、制约和驱动作用，而促使这两个不同的机理发生积极互动与协同共振效用的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并不仅仅代表批评家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它实质上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对文学价值、功能意义、发展走势的一种社会判断和审视。

二、作为文学思想研究一般方法的文学批评

作为文学思想研究的专门术语，文学批评一词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或“裁定”的意思。英国批评家德莱顿认为：“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中意义明确并逐渐为较多的人使用”（韦勒克 35）。我国学界多用“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以及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其一，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或者说文化的创造性力量之一，他通过他的批评行为，本身也在探索这个时代的文学，这个时代的言说和书写怎么样，创造性潜力在哪里，这才是批评家真正应该做的，也是对批评家真正的考验（李敬泽）。批评家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阐释，不能停留在对既有理论概念的套用和检验，也不能满足于通俗易懂的感性鉴赏，更紧迫也更为重要的其实是通过批评来完成思想生产和理论建构。从事文学批评活动，首先意味着对批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是发掘或揭示批评对象的内在价值。如是只是提示或发掘仍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与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世界的连接，并且充分表现批评主体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态度。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主体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世界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此外，文学批评

还必须在联系政治、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体位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刘红红 41-42）。

其二，文学批评是一种目的性活动。文学贵在思想创造，文学批评也难在有所创见。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性转换的文学活动，它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需要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实现从文学到思想的飞跃。如果说主体的情感体验只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获得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那么批评则需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向度加以考量，在体验和观点的基础上对批判对象作出综合判断。这时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刘红红 41-42）。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批评还有一个严肃的目标，这就是“发扬和净化他的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批评是对一种文学作品优缺点的评论。批评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进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布”（164）。与此相关联，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不能含含糊糊、吞吞吐吐，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公正态度、鲜明观点、客观评价的任务。只有这样，才符合文学本身的利益。

其三，文学批评的方法论要义。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逐渐高涨，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学科方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我们认为，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的思想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文学批评追求的思想性不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杰出作品的思想性不是可以概括的主题思想，而是流淌在文本内部的叙述性思想，是弥散而丰富的”（唐诗人、蒋述卓 5-15）。如果要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原创性思想，必然要求选择带有原创性思想、具备思潮开创性的批评方法。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要避免那种“虚假批评”，不能盲目追逐西方的文学理论，诸如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话语等等，不仅离我国的文学实际很遥远，甚至使用者对这些理论本身的理解也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这对于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就很有害了。

三、推进文学思想研究的现实考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尽管我们也

不否认，文学是作家精神个体的彰显与个体的表达，是作家个体有意识的、独创性的和私人化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文学更应该是人类学的一种回归，应当从文学作品中解读出某种“精神结构和文化内涵”（陶东风 23），甚至是具有普遍时代意义的、超越个性的共同体意识。在特定时代的思想前沿上，文学总是能够提出、回应并表达生活中那些内在的、重大的和切身的问题，也生成了这个时代最敏锐、最深邃和最重要的思想。

第一，克服文学批评泛化。韦勒克曾宣称：“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综观二十世纪我国的文学界，也曾有一大批谙熟而博通中西文化的大家，他们隐默淡泊、自觉自砺，从多元、多维、多向度的比较研究视野中，不仅先知先觉地警醒到自身民族传统文学的亮色，更倾心于建构有着深厚而丰富中国文学思想内涵。但是，进入新的世纪后，文学创作走向多元化和市场化，且整体创作质量不尽如人意。而文学批评较文学更早地从自家阵地逃之夭夭了，转而对大众流行文化进行附和，逐渐趋于商业化、新闻化和广告化。对此有批评家断言，“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南帆）。特别是在大众传媒的操纵下，文学批评意识的缺席被方兴未艾的文化批评所占据。诚然，文化批评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但却远离了文学，缺失了对文学的感知、审美体验，丢弃了对文学恰到好处精微处的意义阐释，并丧失其文学原创性的价值评判。只有通过加强文学思想的研究，才可能为文学批评找回失去的灵魂和生存根基，重拾对文学的价值判断。

第二，弘扬文学的人文性。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分工的精细化，现代文学同样是往类型化的方向发展。注重艺术性的纯文学，注重商业性和娱乐性的大众文学，两者之间的分野渐趋明显。纯文学被认为是高级的、真正的、通往永恒的文学，而通俗文学则被认为是追逐利益、沉迷当下、意义不大的文学。人们可能会意识到这种区别，但问题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有没有互相转化的可能？我们既不能陷入“为文学而文学”，躲到象牙塔里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也不能“离社会越来越近了，但离文学越来越远了”。我们应时刻保持对文学的“谄媚”“异化”“缺席”“失语”现象的警惕，坚持文学的自律性和主体性，确立以美为中心、以艺术为中心的批评意识，捍卫文学或文学批判的尊严。加强文学思想研究，既要倡导以文学为本位，反对将文学工具化、商业化，同时又要防止走向封闭，变成自娱自乐的游戏。通过文学思想的历史性叙述和自我审视，可以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度，也就是为文学找到恰当边界。换句话说，文学就其本性而言，不应该拒绝、排斥现实，而应该关注、包容现实，甚至延伸更到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内容，比如文化、人性和思想，去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直面每一个脆弱而有限的生命，胸怀全人类。

第三，更加关注文学作品及其思想。关注文学的首要意涵是关注文学作品及思想本身。莫言在采访时说：“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

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李舫）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它的语言建构，这种语言建构需要昭示和蕴含一定的内涵。单纯就文学作品的意义而言，“文学作品是它的文学特性、想象和语言三者的结合，不仅涉及到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而且也涉及到对它的联想”（朱立元 95）。正是由于联想的存在，使得文学作品在不同阅读主体的阅读过程中，唤起了不同的意义。由于不同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处的时代背景、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存在差异，也使得文学作品的意义更加丰富。正如瑞恰兹说的那样：“一首诗，它在适当的读者的心灵中所构成的真实的经验，约束着他对于世界的反应，并且整理他的冲动，乃是我们研究他人对于事物如何感觉的最好的证据”（瑞恰兹 29）。文学不能离开它善感、敏锐、柔软的出发点，不能失去对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判断，不能在文学第一现场缺席，否则就将只剩下一个躯壳，并终将被时代的浪潮推到边缘。

总的来说，无论是外部的现实状况，还是文学思想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都在发生积极深刻的变化。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建立，不能是单靠文学创作所能办到的，也不能是单靠对文学的思想状况进行反思就能办到的，而应该通过文学批评将文学创作与主体批评连接起来，使得文学在走向思想前沿的同时也回到其自身。文学批评既是一种自主自觉审美活动，也是文学主体实现自我主体性的创造活动。我们的文学思想研究，若不能感受文学创作显示出的思想倾向，不能把握文学主体的思想个性及其审美风格，也就难以准确理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潮与大势。

Works Cited

-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批评中的坦率精神”，《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 [Chernyshevsky, Nikolai. “On the Frank Spirit in Literary Criticism.” *Chernyshevsky's Views on Literature* (2 Vol) .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9.]
-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 [Ge, Zhaoguang.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Shanghai: Fudan UP, 2004.]
- 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 [Gide, André. *Dostoevski*. Trans. Yu Zhongx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9.]
- 李舫：“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当代文学的热情”，《人民日报》（2012年10月19日）。
- [Li, Fang. “Mo Yan: Hoping Public Interest in Me Will Change into the Passion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People's Daily* 19 October 2012.]
- 李敬泽：“实录：李敬泽从批评家的角度谈文学”，《新浪读书》（2012-10-31）。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2-10-31/1633355354.shtml>

[Li, Jingze. "Record: Li Jingze Talks about Literatu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ritic." *Sina Reading*, 2012-10-31.]

刘红红: “文学批评的学科定位——对‘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的认识”, 《内蒙古电大学刊》11 (2008): 41-42。

[Liu, Honghong. "The 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An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Criticism as a Modern Discipline'."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Radio&TV University* 11 (2008): 41-42.]

敏泽: “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2002): 5-9, 19。

[Min, Ze.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nking."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6 (2002): 5-9, 19.]

——: 《中国文学思想史》。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4年。

[—: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s*.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南帆: “批评抛下文学享清福去了”, 《中华读书报》(2003年03月12日)。

[Nan, Fan. "Criticism's Absence from Literature". *China Reading Weekly*, 12 March 2003.]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北京: 中华书局, 1993年。

[Qian, Jibo.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钱穆: 《中国思想史》。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8年。

[Qian, Mu. *China Intellectual History*.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Company, 1988.]

Lena Rydholm: “重新思考中国文学概念与文学文体概念”, 《文化与诗学》1 (2011): 320-339

[Rydholm, Lena. "Reconsideration o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of Literary Style." *Culture and Poetics* 1 (2011): 320-339.]

唐诗人、蒋述卓: “文学批评与思想生成——建构一种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 《文艺研究》4 (2019): 5-15。

[Tang, Shiren, Jiang Shuzhu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oughts Generation—Constructing a Broad Theory of Cultural Poetic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4 (2019):5-15.]

陶东风: 《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

[Tao, Dongfeng.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Style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勒内·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年。

[Wellek, René. *Concepts of Criticism*. Trans. Ding Hong etc.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8.]

徐葆耕编: 《瑞恰兹: 科学与诗》。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Xu, Baogeng, ed. *I.A. Richards: Science and Poetry*. Beijing: Tsinghua UP, 200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Zhu, Liyuan. *Contempora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5.]